



普氏野马回归40年总数突破900匹

中国为全球物种重引入树立成功典范

本报讯 记者**王昱辉、许乐、马建**报道:12月25日,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卡山自然保护区)乔木西拜普氏野马监测站,一群普氏野马在雪原上撒欢打滚,为凛冽寒冬注入了一抹生机。

普氏野马原产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是地球上唯一现存的野生马种。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这一物种曾在20世纪70年代于中国境内野外灭绝,仅存的个体流落海外,为拯救这一物种,1985年,中国启动实施“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进普氏野马,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进行繁育保护和放归。

经过40年的努力,历经重新引入、栏养繁育、自然放牧等阶段,普氏野马最终实现种群野化放归。今年8月,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在“普氏野马回归四十周年”宣传活动中宣布:截至目前,中国境内普氏野马总数突破900匹,约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国际公认为物种“重引入”的成功典范。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胡德夫,长期从事普氏野马保护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物种重引入是保护野生动物返回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对100多种濒危物种实施了重引入,成功率不到三分之一。普氏野马回到故乡并实现野外繁衍不息,对全球濒危物种重引入有积极示范作用。

据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赫凡介绍,通过实施科学保护策略,建立专业监测体系、优化栖息地环境,持续推进野化放归,截至2024年底,新疆已野放普氏野马18批次146匹,形成27个稳定种群。随着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得以重建,200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普氏野马的保护级别从野外灭绝调整至极度濒危,2011年,又调整为濒危。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使普氏野马野化放归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新疆持续推进卡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全线撤离资源开发企业,注销173个探矿权,永久封堵284口油井,加大力度修复保护区地质,补种植被。同时,构建“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利用卫星项圈、无人机等,对放归普氏野马的24小时实时追踪,确保种群安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李林海表示,普氏野马的回归,为全球其他濒危物种的重引入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晨光刺破薄雾,为无垠的荒漠雪原镀上一层金色。一群栗色的普氏野马蹄声叩响盐碱地,惊醒了沉睡的荒漠。这是隆冬时节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卡山自然保护区)平凡的一天,也是一个物种跨越灭绝深渊、重返生命故土的鲜活注脚。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重建家园。

“当时11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12公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清晨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驹。饲养员李鑫科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喜。大家为它起名叫“红花”,后正式编号为“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女同志激动地现场臭鼻子。大家都想为它起名字。”“青三八”(3月8日出生于古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育成活关”,生命的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的编号。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野生种群。这一呼一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火种。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马中心)在昌吉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荒漠之地。

1986年12月25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动物园一年多的适应性过渡,首批11匹从英国、德国万里归来的普氏野马,踏着薄雪走下卡车。它们眼神警惕,鼻孔喷着白雾,打量着这片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土地——祖先曾纵横驰骋的准噶尔盆地。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重建家园。

“当时11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12公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清晨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驹。饲养员李鑫科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喜。大家为它起名叫“红花”,后正式编号为“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女同志激动地现场臭鼻子。大家都想为它起名字。”“青三八”(3月8日出生于古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育成活关”,生命的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的编号。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野生种群。这一呼一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火种。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马中心)在昌吉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荒漠之地。

1986年12月25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动物园一年多的适应性过渡,首批11匹从英国、德国万里归来的普氏野马,踏着薄雪走下卡车。它们眼神警惕,鼻孔喷着白雾,打量着这片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土地——祖先曾纵横驰骋的准噶尔盆地。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重建家园。

“当时11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12公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清晨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驹。饲养员李鑫科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喜。大家为它起名叫“红花”,后正式编号为“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女同志激动地现场臭鼻子。大家都想为它起名字。”“青三八”(3月8日出生于古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育成活关”,生命的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的编号。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野生种群。这一呼一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火种。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马中心)在昌吉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荒漠之地。

1986年12月25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动物园一年多的适应性过渡,首批11匹从英国、德国万里归来的普氏野马,踏着薄雪走下卡车。它们眼神警惕,鼻孔喷着白雾,打量着这片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土地——祖先曾纵横驰骋的准噶尔盆地。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重建家园。

“当时11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12公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清晨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驹。饲养员李鑫科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喜。大家为它起名叫“红花”,后正式编号为“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女同志激动地现场臭鼻子。大家都想为它起名字。”“青三八”(3月8日出生于古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育成活关”,生命的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的编号。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野生种群。这一呼一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火种。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马中心)在昌吉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荒漠之地。

1986年12月25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动物园一年多的适应性过渡,首批11匹从英国、德国万里归来的普氏野马,踏着薄雪走下卡车。它们眼神警惕,鼻孔喷着白雾,打量着这片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土地——祖先曾纵横驰骋的准噶尔盆地。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重建家园。

“当时11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12公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清晨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驹。饲养员李鑫科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喜。大家为它起名叫“红花”,后正式编号为“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女同志激动地现场臭鼻子。大家都想为它起名字。”“青三八”(3月8日出生于古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育成活关”,生命的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的编号。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野生种群。这一呼一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火种。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马中心)在昌吉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荒漠之地。

1986年12月25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前言

四十年,足以让荒漠抽芽,让濒危的物种重归故土。当1985年“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的号角吹响,漂泊海外的野马踏上回家路,这趟跨越国界与世纪的归乡之旅,便注定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典注脚。今日,我们以这组特别报道,为普氏野马回归四十年作记。

这四十年,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从1985年首批11匹野马归乡的志忑,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一的普氏野马扎根中国;从人工繁育的小心翼翼,到野化放归的大胆尝试,科研人员在戈壁与草原间,为野马搭建起重返自然的阶梯。时间轴上的每个节点,都凝结着守护的汗水——跨区保护的协作、DNA鉴定的突破、国际合作的携手,让“野马回家”从愿景变成现实。

我们书写荒野的故事,也描摹人与马的羁绊;2026年春晚吉祥物“骑骑”的原型出圈,让普氏野马走进大众视野;科研者十年如一日的驻守,让这一物种延续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这不仅是一个物种的重生,更是人类对自然的深情回应。

当野马的嘶鸣再次响彻卡拉麦里,当蹄印重新烙印在原生家园,我们深知,保护的征程从未止步。愿这组报道,能让更多人听见荒野的呼唤,也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高墙与荒漠...还乡之路
(1985年-1988年)

20世纪70年代

中国宣布普氏野马在野外灭绝。

1985年

中国正式启动“野马返乡”计划。这是拯救这一濒危物种的历史性开端,旨在将流落在欧洲动物园中的普氏野马后代引回故乡。

1988年3月8日

历史性的一刻到来。野马中心迎来第一匹在故乡土地上诞生的幼驹,被命名为“准噶尔1号”。这标志着普氏野马成功渡过了繁殖成活关,返乡计划初战告捷。

1986年12月

首批11匹普氏野马(来自英国、德国)历经长途跋涉,抵达新疆吉木萨尔县,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安家。这标志着普氏野马结束了百年漂泊,正式回到原生地。



繁衍与积累...重建种群
(1989-2000)

1989年-20世纪90年代末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和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开始艰难的圈养繁育工作。工作人员从零开始摸索饲养规律、繁育习性和疾病防治。

1995年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向上海野生动物园调运15匹野马,开始尝试扩大圈养范围和种源交流。

重返荒野...野化放归
(2001-2010)

2001年8月28日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在新疆卡拉麦里山北部,27匹普氏野马走出围栏,冲向旷野。这是中国首次进行普氏野马野化放归。

2003年4月

放归野外的野马群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成功产下幼驹并成活,证明了普氏野马具备在野外生存繁衍的能力。

■本报记者 许乐 程晓

这种无微不至的呵护,却在悄然侵蚀着它们作为野生生物的本能。腿变粗了,体重增加了,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却下降了。围栏之内,野性正在温饱中沉默。

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的清晨,一个电话撕裂了平静。中国首任人工繁育的野马“准噶尔1号”因难产濒危。野马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赫凡疯了:一样赶回中心,看到的却是“准噶尔1号”倒在血泊中的冰冷身。专家诊断,长期圈养、活动不足导致的过度肥胖,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它生于‘妇女节’,死于‘母亲节’。”张赫凡在日记里写下这行悲怆的文字。这次事故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所有保护者清醒地认识到,圈养的“舒适”,本质上是对野性的慢性扼杀。野马真正的家园,从来不是人类搭建的围栏,而是那片祖先驰骋了千万年的辽阔旷野。放归,从一项长远计划,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

然而,将一群近乎“家养”的动物推向危机四伏的自然界,是一场充满未知的豪赌。它们能否在戈壁中找到隐藏的水源?能否识别并摄取那些坚硬耐旱的野草?能否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和狼群的环伺?谁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准噶尔1号”用生命发出的呐喊,已不容等待。

2001年8月28日,在卡山自然保护区北部的别勒都克,历史性的一刻到来。当围栏刚刚缓缓升起,27匹历经挑选的野马面对茫茫戈壁,犹豫、徘徊。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它们扬蹄四蹄,决绝地冲进了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时任卡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的杨建群,站在沙丘上目送那抹黄色的身影与荒漠融为一体。“悬着的心始终放不下,它们陪过这个冬天吗?”

答案伴随着残酷的自然法则一同到来。放归初期,马群经历了严峻的适应期:环境不适、食物短缺、种群内部因头领更迭引发的激烈争斗。最震撼保护者的是野马天性中“杀要”——新上任的公马头领会杀死非自己亲生的幼驹,放归前4年就发生了9起“杀要”事件。这是野生世界冰冷而真实的生存逻辑,也是圈养野马回归荒野必须重温的“血腥课程”。

挺过最初艰难的适应期,希冀的曙光在2003年春天绽放:放归马群在野外成功产下首匹马驹并独立成活!这不仅宣告了野马野外繁育的成功,更雄辩地证明了它们完全具备在原生地重建野生种群的能力与韧性。

自此,野化放归的闸门彻底打开,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24年底,仅卡拉麦里保护区就已成功放归18批、146匹野马,形成了27个生机勃勃的野外家族,数量达到357匹。这场从“围栏觉醒”到“荒野驰骋”的跃迁,标志着野马保护从“保种存续”成功迈向“重建野生”。

发展之路:科技护航与家园拓展

当野马在荒野中重拾生机,更深层的挑战浮现:如何让这个源于同一狭窄基因库的物种健康永续?又如何重现其历史分布,不再因守一隅?答案,在于锻造科技之盾与拓展家园疆界。

全球普氏野马均可追溯到最初被送至海外的13匹祖先,近亲繁殖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它们身上。传统上,保护者们依靠纸笔记录谱系,凭经验识别个体,风险与局限日益凸显。为破解困局,野马中心在2005年进行了第一次国际引种,并于2012年首次向蒙古国输出种源,开启“跨国基因交流”。然而,根本性变革需依靠现代科技。

2024年,野马中心启动DNA检测项目。“通过一根毛发或一粒粪便,就能精准分析亲缘关系。”野马中心工程师薛剑楠介绍,传统谱系正本被基因“身份证”取代,科学配对、规避近交得以实现。同时,卫星项圈、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构成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让荒野中的守望变得清晰高效。管理人员可实时追踪马群轨迹与健康状况。

在科技护航的同时,一场恢复历史栖息地的“远征”同步展开。基于新疆作为种源核心与科研基地的坚实基础,野马保护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拓展。通过科学的阶梯式扩散,野马种群成功重返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多省区的历史分布地。这种跨省区协同保护模式,有效打破了种群“孤岛”,显著提升了整个物种面对环境风险的韧性。

如今,全国普氏野马总数已突破900匹,占全球总数三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这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栖息地生态功能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构建的重大成就,为全球大型濒危有蹄类动物的重引入与栖息地恢复,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与协同保护的“中国智慧”。

四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守护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前路依然挑战重重。

近亲繁殖的难题依然存在。尽管DNA技术已开始应用,但要根本改善全球性的基因库狭窄问题,仍需持续的国际合作与科技投入。

栖息地的完整性与生态发展是另一大考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需要智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卡拉麦里保护区周边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修复;搬迁工矿企业、封禁油井、补种植被……野马的家园正在恢复生机。

守护精神的传承同样关键。从因一个梦而坚守戈壁三十载,写下十九本野马著作的“野马公主”张赫凡,到二十余年如一日守野马的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再到一批批默默奉献的饲养员、科研人员、巡护员……正是他们“以马为梦”的奉献,创造了这场生命奇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今年8月,在普氏野马回归四周年活动上,已是野马中心负责人的杨建群引用诗人艾青的诗句,道出了所有守护者的心声。

夕阳西下,马群向戈壁深处奔去,蹄声渐远。张赫凡想起30年前那个梦境:黑亮的天马自云端俯冲而下,鼻息拂过她的脸颊。“那时觉得是幻想,现在看,野马真的回到了属于它们的‘阔天地’。”

这趟跨越40年的约定,仍在继续。当最后一丝夕阳的余晖掠过地平线,野马的身影融入苍茫暮色,仿佛6000万年的进化史诗在此刻有了新的序章——一个由人类亲手弥补错误,助力重生的崭新篇章。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坚定、更充满希望的序章。